





賴古堂文選卷之五 序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灼艾集序

胡介

吾讀灼艾集而怪翟尉署門共言交者非古也翟尉之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以予客閩目擊周司農櫟園患難本末而益自信其言司農自中外對簿逮詔獄暨復



官首尾七年矣。其間抱牘而諍者。有人。秉憲不回。力  
持平反者。有人。目擊時艱。拜疏訟全城之功者。有人。  
義激於中。大歿疾呼。幾何人。同官屬吏。貽書相告。舉  
酒相勸者。幾何人。且効奔走。納橐囊。而不倦者。若而  
人。囊三木。脩五刑。而不移者。若而人。且死杖下。死獄  
底。死道上。而無怨者。若而人。且醵金投錢。裹米麥。以  
義助者。若干人。攜舟纜。候津候陸。候關門。候嶺嶠。  
候孤村冷堡。而先迎者。若干人。襆被追呼。門送郊送。  
蕪程送。千里送。匍匐至長安門。而不去者。若干人。且

炷香而禱里社。禱城隍。黃冠沙門。各以其法禱者。幾  
百十人。列名而號軍門。號憲署。號法司。號闕下者。幾  
千百人。且樹幡而遮道。擁道左。擁郭門。擁沙中。捧馬  
尾。捧緹騎尾。而不得行者。又幾千萬人。嗚呼。悲哉。何  
其盛耶。律以翟尉之言。然耶。否耶。况其士大夫之貧。  
不任財。弱不任力。勞不任奔走。勢不任控。援者。又以  
長歌當泣。以贈言當脫。驂以陳詩紀事。當上書伏闕。  
而有是灼艾之集。灼艾云者。亦云分痛也。亦士大夫  
自傷其貧。不任財。弱不任力。勞不任奔走。勢不任控。



援者而斯同婦人女子之仁以分痛自舒其心也亦  
諸君子之不得已而出此也嗚呼悲哉吾不知司農  
何以得此於諸人也時七年之中貴賤生死貧富之  
境盡矣而交情交態猶能行方之道如此豈三代之  
直猶未泯乎抑公道在人而不與時俱昧耶或司農愛  
人下士得人死力別有道與吾固不得而知之而以  
律之翟尉之言交者則洵非古也書成質之司農司  
農謝不敏既而莞然曰翟尉之言安可忽與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婁 豎

晉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  
文其皆不足以語於古歟予以為苟得古人之意雖  
降而應試不害為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為世俗之  
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於唐宋作者再振  
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於古豈減賈馬二劉  
揚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彼  
所謂古者何等也蘇氏之譏陋於文而劣於識目以  
兒童信非過矣崑山歸熙甫先生少而邃於經術於



注疏無所不讀，厭薄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傍，提要鉤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於先求指歸，次及菁藻，而唐宋六氏之作，則皆所沈浸，而取裁也。問語其門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瞠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焉。又言吾為舉子業，信筆縱橫，而世多以為奇，至為古文辭，必謹於程度，不敢少自弛，顧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嘗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譏，或曰妄誠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

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聞者莫不心厭焉。當是時，吳中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無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摹為小幅，系以傳贊，屬予書之。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而司寇季子時為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謂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哉。予以是歎服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蓋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達，非文甫，曾粹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



昌世文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爲真正。又所聞於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爲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予之獲聞緒言，畧窺見其概者，蓋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出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流俗人之作矣。父執博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場屋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他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袁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況其得之審諦者乎？又況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于茲集，則姑述宿昔所聞，以復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當有讀是集而悠然會心，識其與時之人異者。若其終以襞績故實，雕繪語句爲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東古堂文選 卷之五 五



昌世文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爲真正。又所聞於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爲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予之獲聞緒言，畧窺見其概者，蓋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出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流俗人之作矣。父執博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場屋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他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袁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况其得之審諦者乎？又况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于茲集，則姑述宿昔所聞，以復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當有讀是集而悠然會心，識其與時之人異者。若其終以襞績故實，雕繪語句爲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梅杓司響山學詩序

黃文煥

杓司夙稱詩，久以香名飲人，茲始盡刻近集，用果世  
 腹，快既就，示余品題，余曰：品題世代者，視乎前代而  
 已。然前代或相同，或不相同，又各分品題焉。歷來定  
 論，所難翻察者，曰：唐人中晚不及初盛，以世之盛衰  
 為詩之盛衰，詩力不足，敵世也。至於世雖衰，而詩力  
 猶有餘足，壯其世，併延其世，則吾以為北宋不如南  
 宋，南宋諸詩人，如陸務觀，才與大蘇相似，而其工煉  
 尤凌蘇上，固表表易見，無俟細論。吾所心折，專屬林



齊山謝臯羽不落宋氣其滿肚孤憤直接離騷不惟  
宋人不及即唐人亦不及也非唐人反遜宋人而唐  
人之憤遜也當唐盛時作者無可憤迨其衰時作者  
不以爲憤故遜也邈唐派之淡遠必曰王摩詰孟浩  
然常蘇州三家而總以晉陶元亮爲宗三家之不能  
及陶其憤殊焉耳豈惟晉唐宋三百篇亦然論手筆  
之大則頌勝雅雅勝風論情致之妙則風勝雅雅勝  
頌若夫寄感曲折則變風變雅文字之佳又勝正風  
正雅焉凡文生不情必遇變而情始深有所不忍吞

又有兩不敢吐曲折百端詩外有詩非如正風正雅  
之易不直言只屬詩中有詩也當其無有有之用老  
氏此語足奉爲讀詩之訣以是而讀杓司詩一切品  
題之佳語古體如何近體如何絕句如何不待拈出  
隻字固簇簇然自具不詩中矣杓司名堂曰響山因  
以名集世或昧梅氏之詩請但自誦於堂中聽諸山  
應聲共誦當如鈞天忽奏無待乎世之賞之也併無  
待乎余之序之也



高安龍山吳氏族譜序

董應舉

凡吳周泰伯出也，江南為盛，高安之吳，獨斷自刺史  
 理者，郡所始也。理以唐天寶間刺史，家于官，有子馥，  
 郁而龍山獨祖郁者，龍山所始也。郁之後，衣冠不絕，  
 自唐迄今，幾七百餘年，經幾亂，適興適復，其在唐則  
 衣冠也，在宋則苞茂也，在元則果碩也，在有明則椒  
 之蕃實而條遠也，盛矣哉！而皆系于郁，郁系于理，夫  
 理之先，獨無可尋者乎？慎遠也，其慎遠者，因何？王賜  
 姓，周道也，顯族辨物，易教也，故四代之祭，郊禘同所，



以見神明之澤。大太極之義也。春秋諸侯卿大夫以  
字系分派別。自相為宗。所以明統緒之正。二五殊散  
各一其氣之義也。故曰宗法立而天下治。以其有統  
也。譜牒者。明宗者也。世遠則易忘。地遠則難悉。夫龍  
山肇聚。七百餘年。不為不久。其間人道始終。似續出  
入。婚嫁。卒。塋。墳。墓。第。宅。與。夫。術。業。進。退。忠。臣。孝。子。義  
士。貞。發。文。人。墨。客。奇。家。伎。倆。之。徒。不。為。不。多。其。族。不  
可。謂。不。大。微。獻。紀。實。詳。之。猶。難。况。能。旁。跡。乎。遠。故。夫  
祖。之。必。郁。始。明。其。所。可。明。也。稱。曰。龍。山。因。生。也。其。慎。

而。不。違。及。辨。物。也。是。古。之。道。也。夫。譜。與。史。有。同。有。異。  
史記世家。必推其所自始。然不能一一詳。疑蓋闕焉。  
其為諸侯。王年表。迨于曾。六世復綴。君子小人之  
澤。五世而斬。澤遠則窮。數煩則亂。故五世一提者。以  
澤為量。且使人易明也。是譜與史之所同也。夫史為  
天下人設也。公言而公書之。善惡莫得掩焉。譜為宗  
設也。言其祖父。則傷其子孫。言其兄。則傷其弟。故不  
得顯有所是非。夫是非泯。則勸戒亡矣。譜之教窮矣。  
故微之微之者。不詳其事。或名而不字。或字而隱其



生或徑絕之。使人觀而思。思而惕。曰。夫。夫。何以獨畧。獨絕也。予是有改。鞅焉。有益。愆焉。有幹。蠱焉。寓創。艾。予一字之間。微而顯。親。親而公。是譜之所。以為教也。是春秋之義也。與史異者。也。凡此皆銅陵公有意倡為之。以成繼緒。公長洲龍安公也。志使其宗有鳩。君子與焉。予獨以為君子尋宗欲的。而取法欲遠。夫吳之德大矣。三讓幾禪也。延陵之節。蓋在孤竹之間。雲臺以烈著。酌泉以操顯。其流風餘韻。猶能興起人于千載之下。况姓其姓者耶。今觀譜中所載龍山諸進。其奇行信足多者。安知其不興起于是。夫登山者動而益高。即途者趨而愈速。豈與夫局足自喜。擅譽鄉國而已哉。吾聞龍山山川秀異。纍纍青石間。畫成以易兩字。夫易神明之淵藪也。其數無盡。其測無方。有盛德大業焉。天啟之矣。能無使後之述譜者。以龍山為重乎哉。予于銅陵君有一日雅。因其請序。發其意而為之兆。



詹曰至近菀序

艾南英

予曩未交曰至今年夏始得讀曰至文然讀曰至文則喜讀序曰至者則未嘗不掩卷三嘆也竊嘗謂文之備性命見古今虛靈圓變千萬態而不可窮者莫如時文雖英雄能文章如漢武唐明使其復生所為取士之法不能舍此而他舍此而他惟詩賦論策而已詩賦之弊校量聲律誅求虫鳥相襲為蕪穢今唐末所傳取士之牘具在讀之未有不終卷而厭者也至於論策雖今之程式已不免浮華補綴而使士子



東古堂文選 卷之五  
一、爲首試則分門搜釋大同小異勢必使四千人如  
一、讀而後已乃若性命之說豈更有加於六經語孟  
之、書吾常取楞嚴華嚴諸大部讀之其大義不甚相  
遠、其究竟一說每中卷掩而思之則其逃遁重複藏  
露、首尾未有不吾所料者然後知彼宗有不立文  
字、之教蓋亦厭其支離而無所底止也今序曰至者  
莫、不言佛言山水言曰至能時菟不足重而古文辭  
更、勝之言曰至不讀唐以後書嗟乎曰至之文圓美  
迢、逸吾無以益之其所爲古文辭吾雖未得遍觀然

不、羨其更勝於時菟也至於言曰至不讀唐以後書  
則、吾竊疑之使曰至不讀唐以後書則曰至又安能  
佐、漢以前之文哉故曰至有近菟刻而吾以此弁之  
以、廣曰至併以廣諸序曰至者若曰至以諸序者故  
而、有難色則亦願曰至置之壁間使序曰至者過而  
讀、此未必非予護持斯文之意也



陳中孺文序

陳弘緒

歐陽永叔嘗閱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書之散亡磨滅，百不存一，而慨然致戒於立言之不足，恃且以爲言之工麗者，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予常讀其文而疑之，以爲言之爲用大矣。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實與之相配，安在立言之不足爲恃，即公所稱述孔子弟子如顏淵之流，彼誠不恃言以傳矣。然其聲施至今，又安在不賴乎仲尼之紀載也。夫草木之華，鳥獸之音，誠不免乎散滅之



患然果其華之旖旎而艷郁者音之雖啗而和言者  
人猶將貌之圖畫寫之律呂而豈忍付之飄風過耳  
之幻乎然則公之為此言也何與公非致愾於立言  
之不足恃而致愾於立言而無當於傳者之不足恃  
也苟其無當於傳則豈獨藝文所志四庫書目所紀  
不免乎散亡磨滅之患由公之言而推之彼王儉之  
錄牛弘之藏鄭樵修之而為略馬端臨矜之而為考  
葉夢得之所愛而玩是公武之所寶而貯者幾何其  
不歸於散亡磨滅也嗚呼是其中豈無講做詭之習

擅雕鏤之巧者而俱不免於散滅之患若此何有於  
今人之著作又何有於今人之著作而卑之為制  
而況於其所為制者又出於剽襲腐穢而必無當  
於傳者也則其易於散滅豈獨榮華之飄風好音之  
過耳盡其剽襲腐穢無異於黃茅白蒿之彌望而鴟  
鵂妖恠之夜啼也楚之翦之繳之心之惟恐其散滅  
之不速而又豈足以辱公之慨也哉吾家中孺傷今  
人之所為起而思有以救之居常語子制莠之文所  
以明聖道而尊王制苟其言之足恃方將與日月並



麗、江河並行也。奈何勦襲腐穢，以諂媚時俗之耳目，而且曰吾以學古，何其重誣古人也。中孺持議如此，故其發而為文，澄心抑氣，研精極微，無俗士餽飭之病，亦無才人叫囂之習。嗚呼！立言如中孺，斯真有足恃而可傳矣。而中孺猶深自秘藏，強之再四而後授之，剗剗豈其懲於求叔之戒者深耶？夫求叔致戒於立言之不足恃，而求叔之言傳之至今，中孺之深自秘藏也，中孺之所以傳也。予因為序其文，以愧世之無當於傳而汲汲於傳者。斯中孺之志也。

前歷試卷自敘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曆己未，為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餽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



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  
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  
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  
既非諸生黜陟進取之所。係而予又以嬾慢成癖。輒  
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  
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  
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  
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  
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

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  
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  
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  
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  
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俛腹赤踝。爲  
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  
寒。互僵裂。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  
蔭涼。飲茗揮筆自如。諸生什伯爲羣。擁立塵坌中。法  
既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



齏薰腥雜。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  
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  
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  
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迄廢  
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  
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噤嚅。詢傍舍生  
問兩目。而督學又整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  
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未  
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

洩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  
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浸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  
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踈縫。據坐稍重。即  
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  
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爲  
跛踣。而自閩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  
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剝頑石。滑不受墨。雖一  
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  
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



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有  
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  
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  
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  
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  
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  
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  
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  
也。至入鄉關。所為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

暘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  
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  
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  
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  
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  
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  
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  
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  
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



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雅拙鄙陋者為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剔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心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

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蓋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



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戶。為房考時所擯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鑿鑿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小字錄補序

婁堅

予友沈公路。自頃歲積病。無復當世之意。若遂忘其疇昔之勤者。以為今日所須。唯藥物耳。而草木性偏。吾疾而既偏矣。豈宜力與之爭。其唯作無益。以悅有涯乎。嘗一寄情於絲竹焉。初若有適。久之則又憬然。悟曰。此所謂益多者也。欲以藥吾偏。而藥之偏彌甚。求其若存若亡。可作可輟。而聊以寄吾心者。獨書而已。往往客至。語合。以忘其病。去則澹然獨居。發篋陳書。而婆娑其間。少疲。即又置之。以為常。無幾何而蟲



天志成矣。又未幾而纂小字錄補，有向之適而無其勞。徐徐于子，飲噉有加，而霍然可知也。予以謂君之為此編，非獨以廣異聞而已。凡人品之高下，與時事之得失，而興亡之鑒戒，亦略見其概焉。嗟夫！父母之生子也，甫三月而命之名，年十六而又有字，以尊其名。自童子而漸教之，以成人之禮。蓋如此也。當夫乳哺孩提之日，顧之復之，不勝其愛憐之也。而別命之小名，子未有知也。聞呼其名，則應之以笑。至於能言而唯阿，能行而步趨，且教之誦詩，教之舞勺，舞象，愛

彌深，則誨彌殷，而防閑之彌切。夫豈獨曰吾幸有子焉而已。吾父吾祖之幸，有後焉而已。不忍其賤且貧也，則祝之以貴富。其幸而遭時也，則又望之譽聞彰而功烈著。惟恐其一失足而陷於不義，以為父母羞。斯尤君子之異於庸衆人也。而為之子者，亦必思其所以報也。鼎食不足以為養，公卿不足以為榮。而必且貽之令名。卓然與流俗異趣，而後可以無負於吾親。此人子之大孝也。蓋自童穉而逮於衰老，中間所蚤作，夜休，以自效於時，以有傳於後，未有不自命名。



始矣。其尋常無聞與鳥獸草木同朽腐者。蓋不足論也。夫孰使百世而下。誦其言語。考其行事。而想像如景星慶雲和風甘雨海涵而岳峙者乎。又孰使開其姓名。則唾且罵。迹其所為。如封豕如長蛇如妖狐射工。猶忿忿為當時之人。怒目而切齒者乎。嗟乎。賤不如貴。貧不如富。夫非恒情也。歟。而及其變也。富乃不如其貧。貴乃不如其賤。是以君子必顧名而思義也。而沒沒者。乃謂不能垂芳。亦當遺臭。一何不受其名之甚也。夫獨非人子乎哉。昔者夫子之論孝。曰。父母

惟其疾之憂。蓋其所不憂。有大焉者矣。是。可以為孝矣。若夫公路之意。以為疾吾無如之何也。有慎之而已。所以慰二親於地下。又孰為大乎。名乎。名乎。可不慎乎。此。其所以補。是錄之。微旨也。吾行當見子之疾。雖勿藥。可焉。



隨社序

艾南英

麻城王屺生自黃州入南昌上廣信至臨川梓其征  
 塗所錄名曰隨社而以弁言見屬竊嘗思之文章之  
 離合與天下離合之勢相為終始若夫社之為名起  
 於鄉閭黨族春秋祈報之說而士因之以締交至於  
 相距數千里而名之為社則古未前聞也蓋尚考其  
 山川按其往事則江黃豫章其在明初干戈之地仇  
 讐之國也當是時鄱湖龍江之戰勤王師者數年豈  
 獨三光五岳之氣破壞分裂不能孕為文人而鷄犬



桑麻舟車嬉遊之事且有阻而不通者矣既而僭偽  
平四方壹車書文物之同浸濡淪洽三百年間徒見  
山川之鬱蒼雖欲求徐中山常開平之遺烈與趙梁  
公葉南陽死事之迹而不可得則文章離合之勢與  
天下離合之勢豈不以其時哉且夫天下何常之有  
唐虞之初天下未盡平也而荆揚之地則已皆其巡  
狩以贄玉帛死生之國禹之治水披山通道而岳之  
為衡敷淺源之為廬阜者已見於經至於成周之世  
宜其幅員之廣十倍於昔然江黃之盟以霸王經營

數年而後定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無歲不尋其民於  
干戈計其時士之得見易象與魯春秋而聞十二國  
之風者亦無幾矣由今論之其人不可獨以通經學古  
相慕悅而節義風尚亦若父子兄弟手足頭目之相  
護持人徒以為是聲氣之合而不知明高皇之神武  
與列聖之休養生息涵濡覆育以有今日也故吾因  
此生之刻而言之以見其地雖遠當全盛之世無殊  
於鄉社而又使讀斯刻者當必慨然而有感也



高太史選詩後叙

張芳

往讀明文徵於高太史青丘詩最愛張節婦與送沈  
 左司二篇未睹全集甲午謁銓從同季宜江上借其  
 牧齋詩選讀之太史詩計八百七十餘首視他集最  
 富南歸覓得一本携之宜江長在行笥因以其閒卒  
 業愈讀愈不厭癸卯閒居湘寺簡閱蠶餘諸編遂鈔  
 出是帙凡三百六十餘首太史詩品鎔裁于唐音而  
 得其神理縱橫成就司空文明李正己之儔也李茶  
 陵謂為四傑之最實其然矣或云青丘不終亦與義



烏相類第義烏不遇于武嬰遂從敬業而太史見知  
于高皇終徇魏亦咎在季迪不善用其才耳然當時  
明哲保身之士孰與袁凱而對上數語謂持兩端佯  
狂行。遞。瀕。灰。幸。免。季。迪。遭。遇。聖。主。薦。為。史。官。天。子。方  
嚮。治。功。詘。儒。術。辭。榮。引。退。浮。沈。井。里。寧。非。智。士。不。幸  
坐。上。梁。一。文。橫。罹。鈇。鑕。如。宮。女。之。詞。流。聞。禁。掖。後。人  
舉。以。為。禍。胎。者。當。門。蘭。蕙。同。于。蕭。艾。君。子。哀。而。不。議  
也。陸。文。裕。謂。季。迪。嘗。稱。袁。景。文。之。詩。云。新。清。雖。似。我。  
雄。肆。不。如。他。兩。言。殆。兩。家。實。錄。蓋。其。時。同。其。仕。進。同。  
其。交。遊。譽。望。同。故。其。才。名。引。重。宜。無。不。同。而。景。文。獨  
伏。處。山。澤。終。享。元。吉。易。世。而。下。猶。有。好。古。編。摩。之。家。  
為。之。誦。其。詩。論。其。世。傳。諸。其。人。彼。作。者。之。心。固。歆。然。  
無。樂。乎。此。也。嗚。呼。名。之。為。累。重。矣。二。君。子。皆。吳。人。觀  
會。昌。辰。無。官。守。死。事。之。責。然。且。有。幸。不。幸。若。彼。豈。非  
名。之。為。累。哉。



于司直遺稿序

顧夢游

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  
 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類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  
 輒往司直，司直遇之，落落不入所驩，欣訂交者，不數  
 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吟諷高寄，清風所拂，塵埃不  
 得到，皆忘其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  
 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予神交司直十年。甲戌  
 歲且除，童子持刺入，驚見其名，惝恍如夢，問何以來。  
 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佳，忽作遊想，同舟而



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出遊必偕。見晚之恨，兩人同之。予坐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髮、電目、面、佐、松鱗、癭、處、頷、左、衣、冠、率、畧、顧、瞻、倨、蹇、愕、眙、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疊出，莫不傾倒歎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于白門，神色微異，不憂之。丙子元日，微夢奇絕，醒而語予曰：吾不返矣。孟夏十日，卒于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含殮，賜欲寸絕，見其訣語。

了當造化，屹然知有得矣。乃復用相慰焉。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子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人曰：司直奇人，多軼事可傳，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畧于二子，文復不逮，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筭遺詩，嗟乎！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類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以自盡其才，其為謀甚賒，嘗從容謂予曰：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予耻之。予所披覽既遍，更得快遊以歸，閉戶涵泳而後出，子



東古堂文選 卷之五  
以為有當乎。今雖問為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侯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來遊吳越間，不為不暢。然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為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其驩，其意以為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乎。然為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兩遂於後。朋友之事終以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

幼科纂要序

萬時華

老子曰：赤子體弱骨柔而握固，不知牝牡之合而峻任，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嘔，和之至也。夫病必始於饑飽，色慾思慮煩散，嬰兒何病。然世嬰兒之病者多矣。楊之始生，爬之則絕。搖之則萎。離之始孳，蔣之始榮。物負氣之初，其精純固。其力脆柔。純固者足以生，脆柔者亦足以病。嬰兒亦然。父母之愛其子也，方雷而處於房，先風而襲以緼。康而巫祝，病而刀圭。中國而處秦越，人旦署其門曰：我能治病。幣而走者百



人暮署其門曰我能治諸嬰兒病幣而走者必數百  
人矣夫人愛其子甚於愛身亟治其子病甚於身亟  
治其孩稚之子病甚於其壯子情類然耳吾豫章善  
治嬰兒病者何氏有名五世矣何思隱先世其業余  
聞其父樵隱公遇异人西山道中得其術非世恒醫  
者今思隱成書而傳之諸所以治諸嬰兒病者無不  
具恒醫調藥於七秘方於笥不輕授其弟子况錄而  
行也乎宋清居善藥能折券予人宗元謂爲有道者  
公其書視公其藥何似古稱醫者非仁愛不可托也  
殆其人與

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思隱

殆其人與



國門廣因社序

艾南英

戊辰春，會稽徐介眉、蘄州顧重光、宜興吳聖鄰、糾合  
 四方之士，聚輦下者，訂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  
 為禮部第一人。唐午辛未之試，舊社皆集，乃復尋盟  
 而增之，為廣因社。於是中禮部試者復六人，而予罷  
 歸。過濟上，則聖鄰行館寓焉。聖鄰方裒集社藁，以紀  
 盛事，而屬序於予。予謂因之為說，始於論語，而釋者  
 詁之為依，謂如吾夫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雝  
 由之類是也。蓋春秋諸賢，皆適他國，故常以依人為



慎。今。天。下。一。家。共。稟。君。父。定。交。京。邸。而。肆。文。事。焉。非。  
若。適。齊。衛。陳。鄭。他。國。者。比。然。而。事。固。有。難。於。昔。人。者。  
矣。何。也。古。之。聖。賢。擇。而。後。依。今。之。君。子。非。不。能。擇。勢。  
不。可。也。夫。士。子。始。入。庠。序。則。有。里。社。出。試。有。司。則。有。  
郡。縣。令。長。督。學。之。官。得。志。於。鄉。會。試。則。有。房。師。有。主。  
考。知。已。之。恩。報。之。既。唯。恐。後。及。其。仕。而。服。政。爲。外。官。  
則。知。有。撫。按。爲。庶。常。則。知。有。館。師。及。其。當。遷。臺。省。銓。  
部。則。又。逢。時。合。局。因。利。乘。便。置。身。其。中。而。不。自。知。是。  
故。今。之。君。子。非。不。能。擇。勢。不。可。也。蓋。古。之。君。子。擇。而。

後。依。以。人。事。合。今。之。君。子。以。天。合。而。已。矣。然。不。俯。仰。  
二。十。年。中。自。夫。神。祖。之。季。以。至。於。今。其。間。勢。光。氣。勢。  
相。附。而。立。非。能。爲。數。歲。之。計。也。而。利。害。禍。福。之。際。鮮。  
不。喪。其。所。守。者。况。於。其。中。以。好。惡。成。敗。天。下。事。者。又。  
不。可。勝。數。原。其。意。非。樂。爲。之。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  
吾。所。謂。事。固。有。難。於。昔。人。者。豈。不。痛。哉。獨。至。於。舉。子。  
業。則。不。然。當。其。矩。矱。聖。賢。則。雖。父。子。兄。弟。有。不。相。謀。  
而。是。非。離。合。之。際。師。友。不。相。庇。此。無。他。士。平。心。而。觀。  
聖。賢。之。理。見。明。志。決。與。入。而。驚。聲。利。之。場。同。異。相。軋。



者勢固不侔也。聖鄰介眉，以是名社，而訂之，意或在斯乎。介眉困場屋久，擇友而締交，聖鄰以世家子弟，遊宦南北，多所觀記，出其餘為舉子業，敏妙宏深，所評薦又天下士，蓋一時之秀。燕趙吳楚之傑皆在焉。異日出而任天下為可因，可宗，吾雖未得知，而其卓然見於文者，吾已能言之如此。雖然，文之能自立者，以其無愧於聖賢而已。無愧於聖賢，必無愧於君父，慎斯念也。以往安在，夫可因，可宗者，之僅止於舉子業，而又安見今之事有難於昔人也。故取命社之義而言之如此。



金正希稿序

艾南英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爲時文不能以古文爲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爲古其弊亦歸於庸腐古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遷之文近代之推擬之者百千言而未已而吾以爲皆未得其要也獨柳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曰太史公著其潔予常因是言以考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載尚書左國荀卿屈賈長卿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畧者可



謂潔矣。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觀蘇明允之論，以為遷之辭淳健簡直，蓋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明允蓋曰：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之論推之，則潔之為言，史遷尚未之盡也。剽他人之言，以足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譏於後世，而况其他乎？又况其所剽非尚書左國者。

乎。予常以是繩今之為古文者，而因併以是繩今之為時文者。閱房書得一人焉，為金正希。正希之文，不悖於古人者多矣。而吾獨以潔蔽之，非畧正希也。天下方習尚浮腐，餽釘經語，以日趨於臭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故吾以潔為難，且又謂潔之足以盡正希也。正希之文，浮氣斂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其抑之而奧，揚之而明，非不種種具善也。然非潔焉無以至。正希自楚而吳越，自越而燕，自燕而白下，所著舉子業亦如之。予考其學問淺深，雖與年俱進，然大



約以朴爲高。以淡爲老者。則未嘗有今昔之異也。故  
從鄭超宗索其藏本二百首。既錄其尤者。而又是非  
其次者。以爲不潔。不足以全正希。惟其戾於潔焉。而  
因以正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是道也。豈獨史  
遷哉。韓歐蘇曾數君子。其卓然能立言於後世。未有  
不由於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崛強。剽獵浮華。以爲  
古。此明允所謂絺繡之美。寸割而紉之。曾綈繒之不  
若。是同歸於庸腐者耳。而何能爲古文乎。嗟乎。正希  
之潔。斤斤見於制菟。而予不能忘情如是。况有人焉。

能按歐曾以來之旨。推其源流。與史遷合。而見之古  
文。辭其人於今日。重輕當何如哉。或謂正希善浮屠  
法。能空死生去來。則予不能知矣。



靈陽雜詠序

汪琬

昔杜子美簡鄭廣文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纒。又爲之作醉時一歌。甚矣學官之窮也。當玄宗之世。鄭氏方以才名見知於人主。而又得奇杰不羣之士。如子美者。與之游。顧猶不免以窮著。况其不及子美者哉。雖然後世所爲知鄭廣文者。惟以子美二詩故。爾吾意鄭氏於是時。亦必作爲詩歌。以與子美相唱和。以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惜其詩不傳。故後世莫得而辨其工拙也。嗟乎。以彼其才。使開元。



天寶諸士大夫有大力者從而推挽左右之則亦可不至於窮即窮亦可不至於饑寒困頓若斯之甚不幸而無哀憐之者雖僅僅得一子美爲之旁皇太息其間然子美之窮又甚於廣文故終於無可如何也今吾從父均萬教諭靈璧者二年秩卑而祿微度不能自見於是登潼山涉汴水襄徇陰陵之旁感時吊古悉寓之於詩凡若干篇皆所爲自鳴其窮而發舒其感憤無聊之氣者也吾不知從父之才果能與鄭廣文相配否幸而遇有大力者果能哀憐之使不至落寞否萬一子美復生於今世亦當爲之旁皇太息如所傳二詩否也然其窮可謂甚矣世言詩必窮而後工吾於此益信抑吾聞子美之爲秋雨歎也傷百草之爛死念決明之獨鮮故其詩曰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此蘓子瞻所書以貽馬少卿者也從父豈不聞之乎其必有以自處審矣於是從父方輯其詩爲靈陽雜詠走使至京師命琬爲序故序之如此



郭蝶公五先稿序

艾南英

廬爲州。當古淮南壽春之枝境。春秋時常以巢舒英  
穴。崎側吳楚強大國之間。竟用力戰。而後服爲雄。故  
其人率能以智勇自將。臣父一不用於楚。而漢業成  
周公瑾機神權畧。遂佐孫氏。霸有江東。鼎峙而分天  
下。自濡須肥水之後。南北常視爲存亡。及明太祖受  
天命。始渡江。得巢湖舟師。以濟軍。當是時。蝶公之族  
從征。行授都統。萬戶者。數人。天下既定。越數代。而蝶  
公以明經子弟。用古文奇學。傾動海內。亦其勢然也。



然予嘗竊恠其地大以腴民冒耕闢而文章美然自  
兩漢迄今無聞者獨一淮南安安辯博能文辭使詁  
離騷旦受詔日食時上所任內外篇予嘗讀之其書  
皆周秦以來散見別出鎔字爲句鎔句爲篇若範雜  
金而爲器如出一手故予常目之爲冶人意非王能  
自爲頗疑其客八公之屬爲之今考其地皆廬崖也  
然王又以黃白術致神其說者以爲鷄犬皆仙予嘗  
思之此爲王文章寓言耳合莊列管韓荀卿呂覽之  
言以成書使微者以顯散者以貫此與變鐵石爲丹

砂爲黃金何異蓋淮南之後千有餘年而得蝶公蝶  
公爲文苞孕百氏肆筆成文一句字不自古人不言  
也考其淵源既已如淮南內外篇然安生西漢之初  
天下藏書未盡出所見僅數種而蝶公當今日周秦  
之秘汲冢孔壁之藏與夫漢魏唐宋以來瑰奇怪偉  
可悅之書博取而融裁且什倍之疑八公之屬力未  
辨此其所得心而成文者又制舉業也此如詩之有  
逸體文之有四六欲使古人之書層見錯出如吾才  
焉噫亦盛矣視淮南也燕儒墨合名法漫羨無所歸



其爲力難易相去何如也。而蝶公又以其餘治神仙黃白方技迂怪之說。如八公所爲好之。唯恐不至。豈蝶公又以自寓其文耶。予常謂集數聖人之道以成一聖。如治人者。惟吾夫子集數人之書。如出一書者。惟淮南安究其說。液物爲金。液金爲氣。化形而返神。如僚之九秋之爽。以是証道。又以爲文。忠寓言。吾懼蝶公之未有止也。雖然。吾與蝶公言。意氣卓然。使人有封狼居胥之想。蓋將爲公瑾耶。抑鬱鬱不得志。因放且詭焉。以自寄於其鄉。巢父左慈之間耶。則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盡蝶公。蝶公舊字無文。謂不待文而興也。今又取孟子苦心志勞。助骨餓體。膚空之拂亂之言。名其稿曰五先。合無文之義而推之。蝶公爲人。可以慨然而想矣。



東古堂文選卷之五終



律